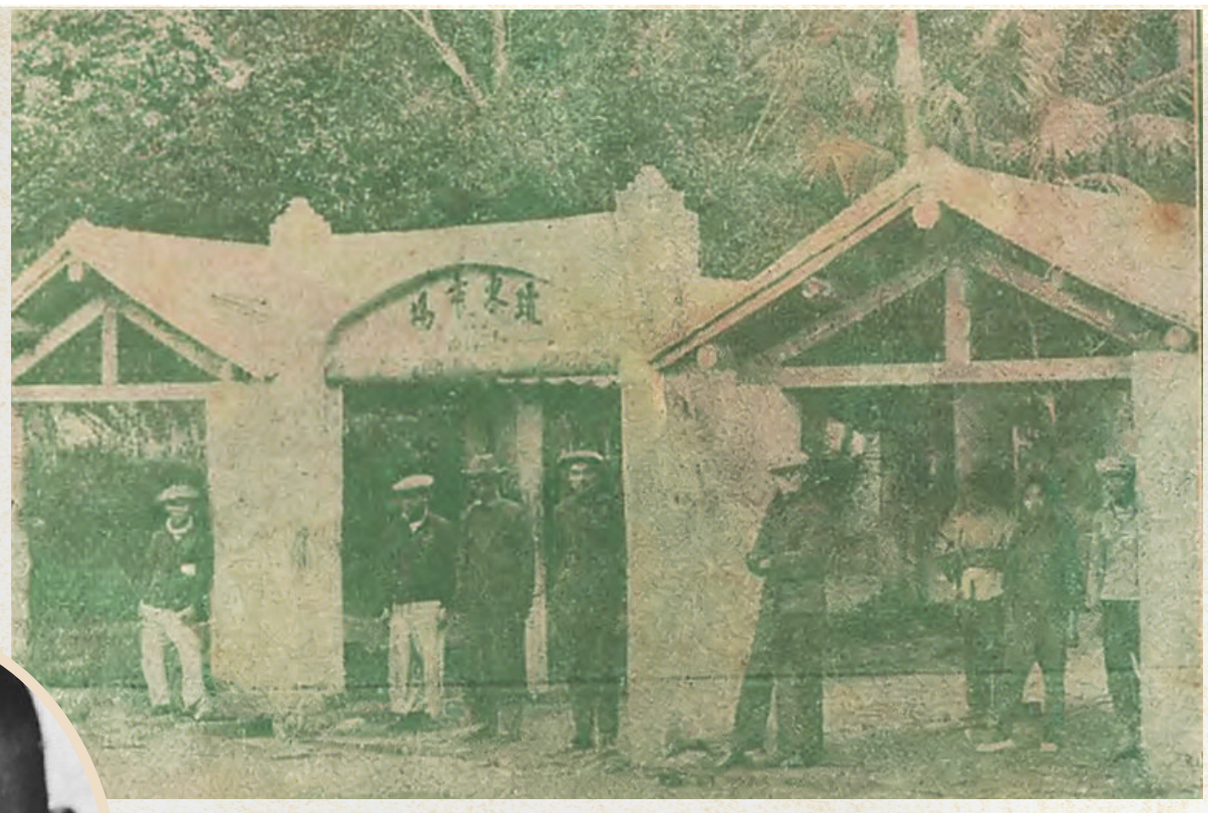
史志琼崖



此前一年，罗汉与徐成章已谋划建设市场。林芳华 供图

1923年《道路月刊》刊发的『琼东市场』大门照片。

罗汉像。资料图

【编者按】

百年匆匆过，弹指一挥间。今年是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，原籍湖南的罗汉，是当年与会代表中唯一的外省人士。1926年6月，他当选中共琼崖地委委员兼国民党工作部部长。

海南文史研究者林芳华最近发现了罗汉1922年的一封书信，信中写的是他从琼山（今海口）府城到琼东（今琼海）塔洋（当时的县城）一次水陆兼程的旅行，期间所见所闻所感，后来形成文字，见诸报端，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社情、民意和风俗，对后世了解和研究百年前的海南风貌，颇具文献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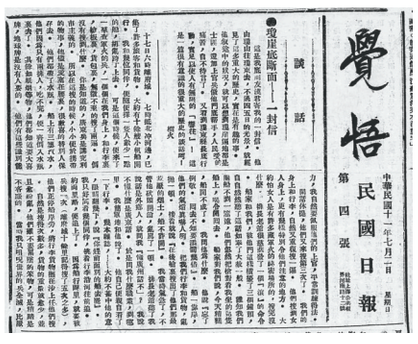
中共琼崖一大代表罗汉1922年琼东之行

百年信笺 海南旧影

■ 林芳华

1921年12月，留法归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罗汉来到海南，受聘于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、琼山师范、琼山中学等学校教书。他以《琼崖旬报》为阵地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，曾主持该刊第二十一期至二十八期编务。此后，受琼东县长王大鹏邀约与同仁徐成章劝说，罗汉南下琼东，出任琼东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。

1922年5月，罗汉水陆兼程，奔赴琼东，将五日旅途见闻写信与朋友“榴火”分享，书信后来被冠以《琼崖底（的）断面——一封信》的标题，刊发在1922年7月2日的《上海民国日报》上，成为窥见百年前琼崖社会风貌的珍贵史料。



发表在《上海民国日报》上的罗汉琼东见闻书信（局部）。 林芳华 供图

北冲溪边目睹士兵勒索

信中记载，那年5月17日清晨6时，罗汉从府城启程，一小时后抵达北冲溪（即南渡江）边。河畔挤满旅客与货物，十余艘小帆船静待启航。他与同伴挑了一艘人少的船只，刚登船便遭遇一队巡查军火的士兵，众人的身上、行李、货包被里里外外反复搜查两遍。士兵借机公然揩油敛财，小件物品顺手私吞。两轮搜查过后，士兵又折返，进行第三次排查，众人被折腾3小时后才等来排长驱赶式放行的指令。不料船只刚撑开一篙距离，岸上士兵举枪喝令返航。等船只靠岸后，士兵无端谎称在后舱搜出烟土，强行扣船。罗汉怒极，直言驳斥，排长听出他是外地口音，看到他行李中仅有几本杂志，无利可图，便挥手让他换乘其他船只。

罗汉挑着行李沿河徒步两里，才追上另一艘船。可沿途关卡重重，船只每航行两里便要靠岸盘查，短短十余里水路，前后被搜查五次。罗汉满心愤恨，直言恨不得世间再无兵士，对扰民兵痞的厌恶远超苍蝇。

直至深夜十二点，船只才抵达定安北部的船崖（今定安巡崖村），九十里水路耗时一日。他随身携带的面包、咸蛋全被士兵搜刮一空，终日饥饿难耐。船家仅提供冷水泡生辣椒、半生不熟的糙米饭。常年体验底层生活的罗汉感慨，自己五六年的劳苦生涯中，从未吃过这般粗劣的食物，即使昔日在北京啃窝窝头，也未曾遭遇如此艰辛的境遇。

抵达船崖后，罗汉终于得以饱餐休整。后来他得知，当地邓本殷部士兵常年无饷发放，全靠外出劫掠自筹补给，致使驻军之地赌坊、鸦片泛滥。罗汉这才恍然大悟，北冲溪边层层盘查、索要烟土的兵士，其实是四处搜刮“天然饷”的扰民之徒。

怜悯烈日下赶路轿夫

5月18日清晨，有一位被罗汉称作“胡君”的人，遵照王大鹏县长嘱托，为罗汉雇来一乘肩舆，方便他避热赶路，却被罗汉执意婉拒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四肢健全，步履无碍，若空手行路尚且觉累，凭人力抬人的轿夫只会更辛苦。他不愿将同为劳动者的旁人当作代步工具，但最终碍于胡君担心受责的再三恳请，才应允先备好轿子，自己则换上轻便衣衫、胶鞋，备好遮阳器具，起初徒步五六十里，行程尚且轻松。

酷暑烈日之下，长途跋涉愈发艰难。胡君再三劝说：“天气这般酷热，万一有人病倒，没有轿子如何是好？”果不其然，行至九十里处，罗汉左脚脚趾、右脚后跟皆磨出水泡，破皮流血。无奈，他只得乘轿十里。途中望见乡民抬猪赶路的辛劳模样，两相对照，罗汉心中愧疚倍增，愈发觉得坐轿役使旁人，绝非本心所愿。

坐上轿子，罗汉静心饱览山野景致，满目皆是说不尽的美。林间飞鸟如歌，椰树随风轻摇，不知名的草木错落生长，鸭群、羊群悠然游走。夕阳西下，牧童坐在水牛背上缓缓前行，田间农妇俯身收稻、劳作不息……这般鲜活的自然生机与劳作之美，远胜于他在法国所见的各类雕塑精品。一行人当夜留宿大路市（今琼海大路镇）。连日赶路令罗汉双腿酸胀，便托胡君帮忙租马代步，可惜未能如愿。

与县长王大鹏一见如故

19日正午，罗汉抵达琼东县城（今琼海塔洋镇），与县长王大鹏一见如故。王大鹏随即派人去嘉积通知徐成章（时任嘉积警署署长）。黄昏时，罗汉与县衙众人出城察看公路修筑，正巧遇见徐成章，听他讲述了县长筑路的经过。原来，王大鹏早有修建县城至嘉积公路的心愿，却苦于经费不足。徐成章到琼东后，倡导学生课余劳动，由县立第二高小带头筑路。王大鹏每日亲自扛着鹤嘴锄，赤脚上阵。见县长如此实干，自愿来帮忙的乡民每天多达六七百人，连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学生也赶过来。

罗汉亲眼看见王大鹏赤脚搬泥块，干得比自己在法国搬砖时还起劲。乡民们一边干活一边和他开玩笑，嘻嘻哈哈，全然不计较没有工钱。当晚，罗汉与王大鹏、徐成章商议后，决定不任县署职务，只担任第一高小校长，并筹划下学期将学校改为职业学校。王大鹏也计划在嘉积创办私立农工学校。他坦言：不少土匪竟是毕业即失业的学生，因为受了旧式绅士教育，不愿劳动，只想当官发财，才走上歪路。这正是他力推职业教育的原因。

20日清晨，王大鹏已背着铁铲去了工地。罗汉和徐成章出城，又见他打着赤脚在搬泥块。工地旁有一片树林，林中有古寺、古泉、七级古塔。王大鹏说，他打算把寺庙改作图书馆和教育会，树林改公园，古塔古泉都保留。城外的大荷池产莲，比较有名，已归学校产业。

琼东县城虽小，却街道整洁，无蝇无蚊。绕城椰树成林，随手布置便是公园。王大鹏已划出几处公地拨给第一高小。下午，罗汉和徐成章出城察看时，天热难耐，居民摘椰子招待他们。罗汉吃得直呼过瘾。回到县衙，看见王大鹏又扛起锄头去了工地。“亭父公司”的经理在那里拍了一些照片，罗汉向他索要了几张，准备随信赠予友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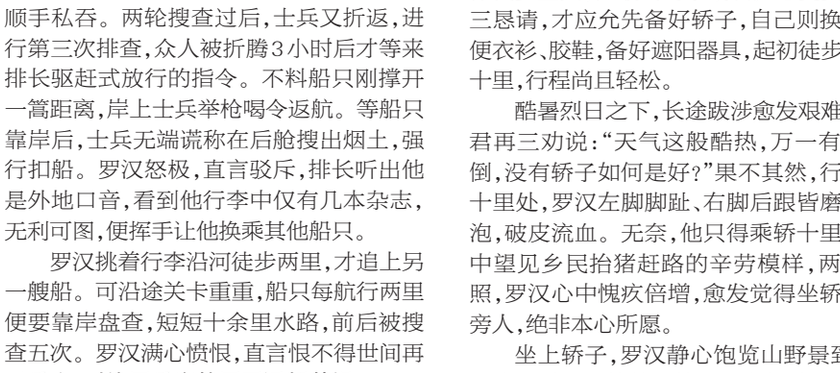
琼东一隅新风暗涌

吃过晚饭，罗汉与徐成章骑马去嘉积。他打算稍作休息几日，把在府城蓄积的烦闷洗干净后，再去接任校长一职。21日夜晚，罗汉住在嘉积警署。房屋原是一个当铺，四面高墙，闷热难当，只好通宵露宿屋顶。警署经费一月不到二百元，许多事难以推行。徐成章来此，仅做了禁宰瘟畜、清扫街道、燃点街灯几件事。清扫街道的办法是责成市民，一家门口不打扫卫生，便罚该家一人做工。

22日晨起，罗汉与徐成章看了一些庙宇，计划将几处改建市场，八处建厕所，十处建尿池。警署筹不出经费，便定了一个包给商人的办法：建厕所的收粪价，建市场的收摊租，建尿池的收尿钱。罗汉认为这种办法自然可行，但图书馆和公园的经费还没有着落，要想收迷信印花税，一把香、一锭冥钱贴印花一分，还需要议会通过才有把握。

罗汉在嘉积福音医院看见一位黎族女子：“虽然是粗蓝布衣服，但裁制竟类上海时装：裤短裹腿，衣直，襟微偏右，滚红边，头也梳得十分整齐……”罗汉感慨，这一切都在提醒他们，即使在最偏僻的角落，世界也在悄然变化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）



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嘉积福音医院1907年旧照。1922年，罗汉在此看到一位穿着时尚的黎族女子。 林卿 翻拍

人物小传

罗汉（1897—1939），原名罗均簧，字雪岑，号燕山，湖南浏阳人，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，后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因参与斗争被遣送回国。1921年，受党组织派遣，罗汉来到海南开展革命工作，创办进步报刊，开办农工职业学校，推动当地党团组织发展。1922年，罗汉与徐成章等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，1924年，罗汉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，1925年2月兼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区党部《青年军人》杂志发行股股长，期间曾任广东宝安、惠阳一带国民党党部特派员。1926年初，罗汉随第四军南征琼崖，主持琼崖党团建设，并出席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，同年赴苏联学习。1939年5月3日，在重庆日机轰炸中，罗汉遇难。

【林芳华 整理】

20世纪30年代，罗汉一家在上海的合影。

李峰 供图

文史荟

史籍典录

一篇碑文解千古迷思

大唐宰相李吉甫与海南陶公山冯公墓

■ 冯步卷

唐朝宰相李德裕是海南人熟知的历史人物，他曾被贬崖州司户参军，鲜为人知的是，李德裕之父李吉甫，虽未踏足海南，但也曾心系海南，为当时崖州陶公山的冯公墓，留下一篇碑碣文字。

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对此有记载：“宣德间，村人耕陶公山下，掘见一冢，其中深邃，砖甓非常所见者。中有石碣刻云：‘大唐赐紫金鱼袋冯公之墓，翰林学士李吉甫撰文。’余字湮没。邻里以为中有器物，相讦，舁碣至府……”

陶公山，又称岭脚岭，位于今海口市云龙镇，素为海南风水胜地，历史上多名人墓葬于此。如明代唐胄墓即位于陶公山南侧。

陶公山“大唐赐紫金鱼袋冯公之墓”碑刻，墓主冯公是谁？《琼台志》对此记载不清，没有定论，只推断墓主可能是曾镇守岭南的冯宝、冼夫人的子孙。

李吉甫缘何撰写冯公墓碑文？李吉甫（758年—814年），字弘宪，赵郡赞皇人，出身“三相李氏”之门，其父李栖筠、其子李德裕皆官至宰相。李吉甫于唐宪宗时期入翰林为学士，不久转中书舍人，赐紫衣，元和二年（807年）及六年（811年）两度拜相。以宰相之尊，李吉甫撰写冯公墓碑文，应该不是随意而为，大致会有几种原因：或奉诏而作，或受权贵请托，或因政治交际所需。

翰林学士本就掌管文诰碑志，为勋臣高官撰碑亦属职事。冯冼家族自南梁大同年间至唐代，累世镇守南疆，效忠朝廷，安抚百姓，为维护国家统一、保障岭南和海南安定立下不朽功勋，堪称南疆稳定之关键力量。李吉甫奉敕为涉足海南冯氏高官撰碑，应属唐朝常见“崇贤褒忠”礼制，可视为朝廷对冯冼家族功业的政治肯定，具有象征意义。

另有一种缘由，或与冯宿有关。冯宿（767年—836年），字拱之，婺州东阳人，官至检校礼部尚书，封长乐县公，赠吏部尚书，为冯宝、冼夫人后裔，冯盎子孙。冯宿与李吉甫虽无直接仕宦交集，然政治理念相近，皆支持宪宗削藩、强化中央。冯宿与韩愈交厚，二人同出“龙虎榜”，曾共事于张建封幕府。编写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李吉甫赏识韩愈之才，曾举荐其入史馆修撰国史。极有可能通过韩愈之中介，李吉甫受冯宿请托，为陶公山冯公墓撰文。此举既呼应其执政期间“强干弱枝”之策，亦属维系政治网络之需。

碑文所涉墓葬情况，据方志载“邻里以为中有器物，相讦，舁碣至府”，表明墓内无遗物，应为衣冠冢，属纪念性质。李吉甫生平未涉海南，其碑文当在长安奉诏和受请而撰，并非亲临所作。

获得宰相撰写碑文的冯公墓，墓主是谁？关于墓主身份，历来有冯仆、冯盎、冯智戴等推测。

隋文帝曾追赠冯宝、冼夫人之子冯仆为崖州总管，然而冯仆卒于隋代，与碑文中的“大唐”不合，可以排除冯仆是墓主的可能。也有人以碑文中“大唐赐紫金鱼袋”为依据，认为墓主是冯盎之子冯智戴。

冯智戴是“任官于琼，立籍于琼，聚族于琼，归终于琼”的冯氏之祖。冯盎以南越之众归顺唐朝，唐高祖任命冯盎为上柱国、高州总管，封吴国公，后改封越国公和耿国公，死后朝廷追赠左骑卫大将军、荆州都督。唐代赐金鱼袋的是从三品以上官员，冯智戴官阶为从三品，符合墓主的身份条件。但是，唐代海南冯姓获得三品以上官阶者不止冯智戴一人。因此，还是不能确定墓主为冯智戴。

幸而冯细歌于北宋庚午年（1030年）八月撰写的海南《冯氏族谱·谱序》提供了更多资料。这篇写于将近千年之前的序文，被已故海南文史专家冯仁鸿收录在了其生前编著的《中华冯氏源流史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2年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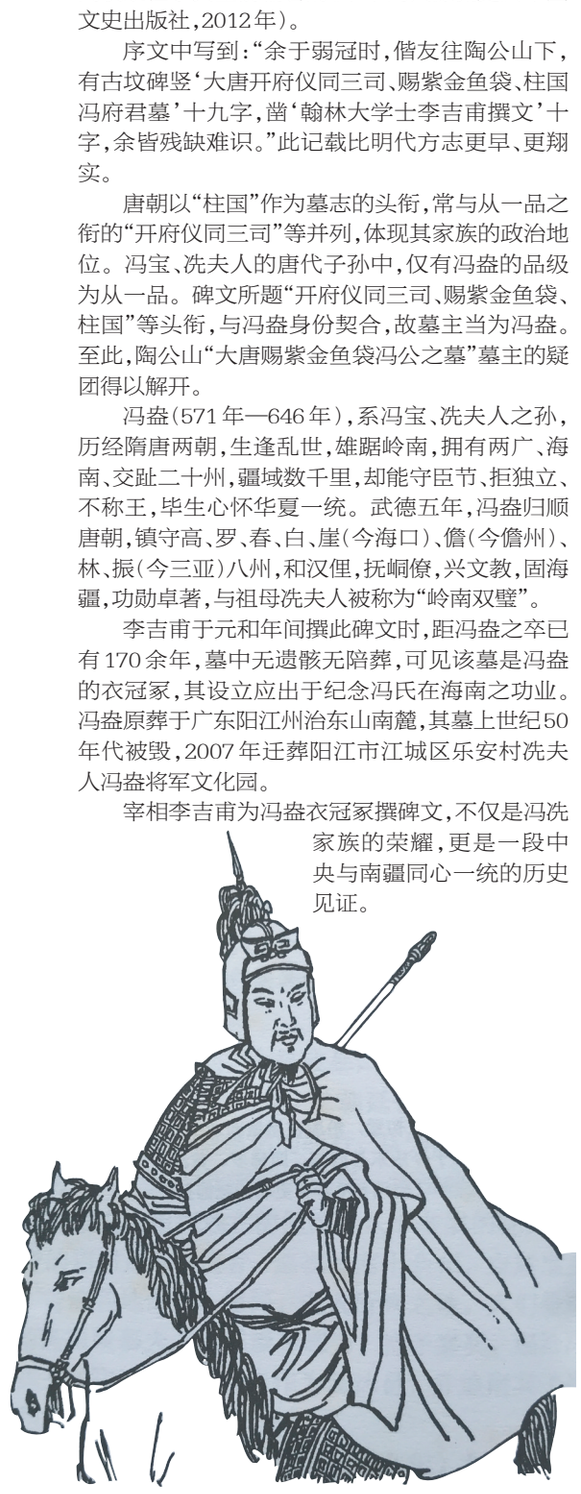
序文中写到：“余于弱冠时，偕友往陶公山下，有古坟碑竖‘大唐开府仪同三司、赐紫金鱼袋、柱国冯府君墓’十九字，凿‘翰林大学士李吉甫撰文’十字，余皆残缺难识。”此记载比明代方志更早、更翔实。

唐朝以“柱国”作为墓志的头衔，常与从一品之衔的“开府仪同三司”等并列，体现其家族的政治地位。冯宝、冼夫人的唐代子孙中，仅有冯盎的品级为从一品。碑文所题“开府仪同三司、赐紫金鱼袋、柱国”等头衔，与冯盎身份契合，故墓主当为冯盎。至此，陶公山“大唐赐紫金鱼袋冯公之墓”墓主的疑团得以解开。

冯盎（571年—646年），系冯宝、冼夫人之孙，历经隋唐两朝，生逢乱世，雄踞岭南，拥有两广、海南、交趾二十州，疆域数千里，却能守臣节、拒独立、不称王，毕生心怀华夏一统。武德五年，冯盎归顺唐朝，镇守高、罗、春、白、崖（今海口）、儋（今儋州）、林、振（今三亚）八州，和汉俚，抚峒僚，兴文教，固海疆，功勋卓著，与祖母冼夫人被称为“岭南双璧”。

李吉甫于元和年间撰此碑文时，距冯盎之卒已有170余年，墓中无遗骸无陪葬，可见该墓是冯盎的衣冠冢，其设立应出于纪念冯氏在海南之功业。冯盎原葬于广东阳江州治东山南麓，其墓上世纪50年代被毁，2007年迁葬阳江市江城区乐安村冼夫人冯盎将军文化园。

宰相李吉甫为冯盎衣冠冢撰碑文，不仅是冯冼家族的荣耀，更是一段中央与南疆同心一统的历史见证。



已故海南书画家李欣皎绘制的冯盎像。 陈耿 翻拍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2时45分 印完：5时3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